

中年底线

长 篇 小 说

洪 峰/著

布老虎丛书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

中年底线

洪 峰/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年底线/洪峰著. -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2. 1

(布老虎丛书)

ISBN 7-5313-2391-5

I. 中… II. 洪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6069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沈阳七二二二工厂印刷

开本: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字数: 300 千字 印张: $15\frac{1}{2}$ 插页: 2
印数: 1 - 60,000 册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

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臧永清

责任校对: 小舟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ISBN 7-5313-2391-5/I · 2093 定价: 25.00 元



布老虎丛书

作家洪峰把爱情小说、疑案小说、经典小说等诸多小说写法成功地糅合在一起，用充满悬念的故事、绵绵密密的爱情、对我们时代的哲思，塑造出刘左这个典范男人的形象。那是一个英雄，又有平常男人的所有的欲望和缺点。

就算主人公自述了

我要讲的是自己的故事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今的故事让人感到惊奇的少了，即便自己的故事也没什么可以炫耀的。谁都讲自己的故事，刘晓庆讲了一个“名女人更难”的故事，你信吗？陈国军又讲了一个“说不完的故事”，你信不信？接下去是杨澜，讲在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名成家准备生孩子的事，接下去是倪萍讲她的苦“日子”，接下去是老赵“岁月随想”，还有小老赵小老黄小老崔。我的意思是说讲自己的故事信不信由你，作为一种时尚几乎和“佐丹奴”、“班尼路”一样工薪阶层也可以消受，准确些讲，虽说大狗叫小狗也叫，但声调毕竟有特定时代的特色，肯定是空前和绝后的。

我知道自己的故事该怎样讲，一定不能痛说革命家史，也不能大谈前途和理想，这是十几年前的男人勾引纯情少女的手段，如今你只能用它去争取老处女和丢了丈夫的老婆子啦。十几年前，我是指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那段时间。十几年前，你只要大谈人生和哲理，同时痛苦地告诉姑娘你的婚姻是多么不幸（当然大部分是瞎胡扯），再同时很深沉地阐述爱情的伟大，你几乎就已经把一个很青春的女孩子搬上床了。现在女孩子都学乖了，才不会上你的当呢！这一回是她

跟你谈，然后你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吧。这就是平衡，或者叫轮回。凭什么世界按男人的念头转？

我知道这个世界的一些事，其中最关键的还是男人和女人的事。我喜欢数学，最初等的有一种叫做因式分解，我已经不能叙述它的概念，但还能记得合并同类项的勾当。我想说男人代表 y ，女人代表 x ，他们大约有相等的 n 次方，合并同类项的结果便是 y 和 x 了。我想证明的其实就这么简单：这个世界看上去复杂得厉害，其实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，所有的事都是由这两个东西弄出来的，什么猪屎战争、猫屎艺术、驴屎经济……反正都这么回事。

我就讲男人和女人的故事，当然了，肯定都和自己有关，说好了的讲自己的故事嘛。

先告诉大家我结婚快十六年了，搞不清属于纸婚还是胶合板婚，反正十几年的时间不长也不短。这是很微妙的时期，婚外恋和离婚在这个时期百分比很高，一旦发生这种事，就像发放的贷款一样，多半要肉包子打狗，怎么说来着？有去无还。

我的情况远没有那样严重，我看重家庭的稳定，它相当于安定团结，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，至少属于和党中央的精神保持一致。作为一个党任命的干部，我有责任和义务这么干。

现在是一九九九年的四月十二日傍晚。在这天傍晚之前的某一天，美国总统克林顿基本上保住了三军总司令的职位。莫尼卡·莱温斯基也出了一本关于性的书，我看了，觉得克林顿很不同凡响，他居然每一次只让那个莫尼卡用嘴巴，弄得莫尼卡差点咬断他的美国之根。还是这天傍晚前的某一天，统计结果表明我所在的银行亏损了大约两亿人民币，我们习惯于用人民币来做最后核算。我很高兴，比起

一九九七年少亏损了大约三千万人民币，这相当了不起了。还是在这天傍晚前的某一天，火星终于在瞄准了几十万年之后撞上了地球，这当然是我瞎说的，压根就没这回事。一九九九年的人类大劫难也没这么回事，科学家说迟早有什么东西要和地球撞上，他们计算说大约在几十万以后的某一时刻。几十万以后的事实在太遥远了，它抽象得就像哥德巴赫猜想一样不可思议。具体到大家身上，几十万年后我们肯定什么都没有了，你或许运气不好成为化石，那就惨了，相当于多死一回。

还是在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二日傍晚之前的某一天，这一天是我自己的故事，同样不会使你惊奇。

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，每天下班时都要等到行长和另一位副行长走后才走。我不习惯走在一二把手的前面，这是规矩。我总是等两位老总下班之后再下班。这种时候银行里除了保安人员再没有其他人，整个大楼都很安静，我很喜欢这种安静。当然了，我还有一个秘密，这个秘密只有我初中时的一个同学知道，这个同学如今是很有名气的作家，我们在初中时就是伙伴，二十几年之后还是伙伴。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相互交换一下职位也正好，但天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偏偏当了作家，我却干上了金融。作家每一次进这幢大楼都说：“这是拒绝人性的地方。”然后很同情地看着我，又说：“真难为你能干上副行长。”然后他会探头探脑朝大厅里张望，小声问：“指给我看，是哪一个？梳长头发长脸的那个？高个子大乳房那个？”然后收回脑袋说：“中国银行的确厉害，连点票子的都是大学生，个顶个赛貂蝉。”

我说：“还有硕士和博士。”

他说：“就是就是，凭这个，就是中国银行。”

然后我们会笑一笑，我有点搞不清自己笑什么，大概有

得意也有遗憾，反正是男人的那点事。作家很难了解我的生活，伙伴也做不到。俗话讲隔行如隔山，我们干的和想的隔了大约一百座山了。

那天傍晚，楼道里照例静悄悄的没有声响，我只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很稳重地踩着水磨石地面。我走到电梯前，门开之后进去，然后秘密开始了。我按了十八的按钮，电梯很快升上去。这种时候我会闭上眼睛，我感到自己的上升。电梯停住，我再按一。我再一次闭上眼睛，我知道这一回体验的是俯冲，我想象自己是一只鹰或者是一只小鸟，直冲云霄再俯冲而下。那的确是一种奇特的感受，没有人能了解我是多么幸福和自由。就在那天傍晚，我记得是夏天，我穿着西服还结了领带，还穿了一双皮鞋。我总是解开衣服拿下领带还把鞋子脱了，只有这样才真正像鹰和鸟呢。我闭着眼睛朝大地俯冲，这天傍晚我的自由和幸福提前结束了。我感到时间尚有剩余但俯冲就停止了，我睁开眼睛时发现电梯停在了十六楼。我没想到这时候还有人要电梯，我不想让职员们看见上司这副模样，我伸手去按那个关门的按钮，但很显然来不及了，电梯有自己的电脑程序，它拼了命也还是要开门的，我连忙穿鞋子。这时候门开了，有人进来。

我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在这种时候并没有手忙脚乱，我没有看来人，我不想很难堪地侧着面孔歪着脖子翻起眼睛朝上看。我穿好鞋直起身，我看见了这个女人，她似乎是从一所大学毕业后进入银行的，似乎在国际信贷处工作，似乎很有人缘。当然了，我注意到她不超过二十五岁，用一句俗不可耐的话描述：亭亭玉立在电梯内。我想不出更好的说法，肯定是因为有点惊慌，我猜大部分男人都不喜欢在漂亮的女孩子面前出丑。你可以想象我当时那副模样，真跟一个精神病患者差不多，至少像个乡巴佬。

女孩子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您才下班啊？”然后她很认真地上上下下看了我一遍。

我嗯了一声，努力弄出一副上司的样子，但脸上的热度告诉我，我的脸肯定红得猴腓一样了。

电梯说停就停了。问题就出在这了：电梯卡住了，大约卡在三楼和四楼之间了。这种事情很少发生，但偏偏就发生了。后来小冬说：“这是天意。”我不信这个，但电梯卡住这件事确实属于这一类情形。我这样讲是有理由的，我很快就要讲到这些。

亭亭玉立按电钮，按了这个按那个，但电梯一点反应也没有。她回过脸看我，急得眼泪快出来了。

“电梯卡住了。”我说。

“怎么办啊？”她或许是问我。我怎么知道？

我说：“别急。”我也过去按了一会儿，电梯还是一动不动。“真卡住了。”我说。

后来小冬说：“你全说的废话，像个傻瓜。”其实我只是陈述了事实，聪明人能说什么我想不出，我只会陈述事实，卡住了就是卡住了，能硬说没卡住吗？女人就是这样，一旦她认为有了权力，就要想法子让男人不舒服，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就是嘲笑你。也难怪，脱了衣服之后的男人还能有什么光辉形象，连克林顿都成了小丑呢。

“真卡住了。”我又说了一次，同时按了这个按那个。

“这可怎么办啊？”亭亭玉立往我面前凑了凑。

我怎么知道？我又不是电梯修理工。

亭亭玉立开始砸门，电梯的门太厚了，她拍出的声音十分有限。这是一个人困在电梯里的本能反应，就像从十八层楼坠落时狂呼一样连她自己也不知道。亭亭玉立已经开始叫了：“电梯卡住了！快帮忙啊！”她连续喊了几次突然转脸对

着我，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喊？当行长就不能喊吗？”

“副行长。”我更正。

“是副行长！副行长就看热闹吗？”亭亭玉立刚见我时的那种拘谨不见了，她有些气急败坏。后来我回想起她的样子就免不了有些激动，一个恐怖、生气、害羞、不知所措的女孩子总会让男人激动的。在那天傍晚我就有些激动，但那种激动比后来的激动要单纯许多，我只是因为想安慰和保护她才产生了激动，就是英雄救美的那种古典浪漫主义式的激动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大声问。

我的声音把亭亭玉立吓住了，她一定是突然记起了我们之间的上下级关系，她愣了一下说：“周小冬。”然后她就哭了，不出声地哭了，光有眼泪那种哭。

我真的有些激动了，我生平最看不了女人哭。我妻子知道我的这个优点，她经常能恰逢其时地哭，那种时候我大都束手无策，光会哄啊劝的，什么都答应。惟一的成绩是哄劝女人的耐心越来越大，哄劝女人的方法越来越多。这种男人如今最得女人欢心，我后来才知道这一点，没理由不对妻子表示敬意，她是我的再生父母。

“你抬起头看看，”我指了指头上的镜子，“里边的女人多难看。”我看见镜子里的周小冬很惊奇地仰起脸，然后她擦掉眼泪。

“我不是女人。”她说。

“这我没想到。”

“是女孩儿。”她说。

“还是女人。”

“不一样，女人和女孩儿不一样的。”她说。

我认真想了一会儿，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不一样，在我的

词典里，有了居民身份证的女性都是一样的。

“结了婚的，或者有过那种经历的才是女人。”周小冬很认真地解释，她肯定看出我不以为然。我真的不以为然，这是一种女人才有的古怪念头，似乎这中间有价格上的差异，或者说只是一种自恋倾向的表达。你能说莱温斯基因为和克林顿口交就不是女孩儿了吗？你能说会计处的王大姐不是女人吗？王大姐四十多岁还独身，你怎么能因为她没和男人上过床就叫她女孩儿呢？

“女孩儿也罢，女人也罢，反正困在电梯里照样出不去。”我不那样激动了，我不喜欢矫情的人，尤其不喜欢矫情的女人，矫情的名女人就更不用提了，想起她们就不舒服，跟让人鸡奸了一样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并不知道让人鸡奸的滋味。我笑了。我经常被自己的想法弄得自得其乐，像个弱智。

“你一笑，我就知道你想到了下流的事。”后来，小冬说，“那种笑只有下流的快乐才会产生。”我可不认为自己下流，我只是为自己的比喻超出自己的经验感到好笑，并没有想把面前的女人、女孩儿怎么样。后来发生的事应该和那次笑没有关系，真的没有任何关系。

“刘行长，噢，副行长，亏你笑得出来。”

我想说点别的，就说：“这种事并不常见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孩儿关在电梯里，也许一小时，也许一夜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我的同学是作家，他说可能性越多就越有意思。这种情形不多见。”

“你的同学是个浑蛋！”周小冬说。后来她也成了浑蛋蔡忠彦的朋友，蔡忠彦就是我的那个伙伴，以后我还要讲到他，他对我的生活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。我说不清该恨他还是爱他，反正我们是少年时的伙伴，中年时仍旧是伙伴，无

论怎样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。用忠彦的话讲：“我们是那种把少年当成一生的男人。”你不觉得这句话是一种命运的暗示吗？你能想象这种男人会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吗？告诉你我不能。

我说：“你不能这么讲话！”我有些不高兴。我听不得别人骂我的伙伴，我骂行，别人不行。我们都这样，互相间怎么骂都行，但无论如何都轮不到别人骂，更何况你是一个女人。

亭亭玉立马上就知道了自己的冒失，也就是这一点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喜欢周小冬。她无论在什么情形下，只要看出我真的生气，就会很女人气地承认错误，她总是低下面孔，眼睛一溜一溜地看你，然后说：“我错了还不行吗？真的是我错了还不行吗？”她的样子就像一个小女孩儿一样胆战心惊要哭出来了，这种时候你继续生气就有点不知好歹了，或者说不像一个男人了。歌里边都唱：“姑娘好像花儿一样，小伙儿心胸多宽广。”我是过了小伙那关的男人，心胸只能越发宽广，怎么会不知好歹地生气呢。

“对不起，我只是太紧张了。”周小冬说，“我是说在这种时候女人都幽默不起来，别生气。”

她弄得我有些尴尬，我真想跟着她骂几句蔡忠彦，反正他也听不见。我说：“你不知道，我有一大群中学的伙伴，我们十几年来一直像亲兄弟一样，你很难理解这种感情，我是说我们之间没有利益上的关系，我们只是那种伙伴。”

周小冬说：“我想我能理解，那时候的朋友就是永远的朋友，天真时代的友情永远天真。”

我说：“这是一个人的情感储蓄，使你老觉着比其他人富有，心里有底。很奇怪是不是？”

周小冬突然笑了，她的笑很甜，两只眼睛眯起来，主要

是有洁白的牙齿，非常灿烂。“你还记得你训过我吗？就是去年秋天，你做报告那天。”

我不记得了。报告多着呢，我怎么能记得清楚？

“我和易萌在下边小声说话，你说：‘下边不要开小会。不愿听可以走，但不能开小会。’”

我想起来了，那的确让我生气。“后来我干脆说：‘那两个大学生怎么回事？我讲的这些你早就知道是不是？’我真的很生气。”

“你接着说：‘下面请你们上来讲，我下去听。’”

我真的站起来走到台下，很绅士地伸手做了请的姿势。然后我看见两个女大学生面红耳赤，所有人都看她们，我就这样狠煞了她们的傲气。她们以为自己是什么人？中国银行里大学生牛毛一样多，连点钞票的也是大学生。只有刚刚毕业的才这样自我感觉太好。

“我们处长脸都吓白了。”周小冬回忆说。我猜她和那个叫易萌的职员从始至终也没有害怕，她们只是感到难堪。刚刚进入社会大世界的人什么都不知道害怕，她们还相信尊严个性一类鬼话。这些人就像刚刚会摘挡挂挡的开车新手，以为开车跟吃馅饼一样容易，只有叮咛叮咛撞了几回才知道害怕。这两个姑娘在大学被人们宠惯了，根本就不知道还会当众受辱。她们的脸红得猴腩似的，头也不敢抬了。

我回到讲台上，说：“你不知道的东西多着呢！还是先夹着尾巴做人，然后再当老爷吧。”

“然后你就回忆自己的升官史。”周小冬说。“不过我还真听进去了。然后就想，这个人这么年轻就当上了副行长，肯定很不一般。”周小冬很神往地看着电梯间的镜子，又说：“我当时就想，他的老婆是什么样子呢？不会比我更漂亮吧？”

“没你漂亮，但很贤惠，属于很传统的女人，非常称职的妻子。”

“你是说我不贤惠？我做不了称职的妻子？”

“我只是替你解答疑问，不涉及评价你。”

周小冬看着我，眼睛里闪动的东西让我紧张，我不知道这个人在想什么。如果换一个地方，我不会在意这个，但此时此刻很特别，我和她被关在这狗屎电梯里，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也就是说我们成了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，也就是说我们正在同甘共苦同舟共济。如今是和平年代，没有战争也没有饥饿，平淡得直想遇着抢劫，然后产生出有生死之情的故事来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困在电梯里也算得上一场灾难，有灾难就好，它要求我们两个人忘掉社会角色，共同度过这段特殊的时光。我回忆，在那种时候我很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男人，当然，是一个在别人看来春风得意前程远大的中年男人，这种男人很容易在女人面前做蠢事，也很容易让一些女人做蠢事，我只是没把握“女孩儿”会不会也做蠢事。

周小冬在后来回忆说：“我是突然冒出那个念头的，我很想看看你是不是惊慌失措，结果是我惊慌失措了。”当时，周小冬直视着我，“你不想找个情人吗？”

我说：“想啊，快要想疯了。”我看见她的脸红了，又说：“只是不知道该找个什么样的。”

她仍旧直视我：“我这样的可不可以？”她有点豁出去的样子，我也豁出去了。

“很不错。真的很不错。你呢？有什么看法？”

周小冬把身体转过去，她再把按钮来来回回上上下下按了一遍，“还是不动，真急死人啦。”

一般说来，这种时候我应该走上前去从后面抱住她，看

看她的反应，反正臊话已经说了，臊事也接着干就是了，据说都是这么一种程序，一般都能成功。这是时代的进步，婚丧嫁送从简，找情人也提倡移风易俗千万别浪费时间，鲁迅就批评过，浪费别人的时间是图财害命，我可不想图财害命。我的难题是有贼心没有贼胆，心里边已经把裤子脱了，但行动方面跟木头一样死立在电梯一隅，甚至不敢再看什么了。

“急也没用。我们运气不坏，如果电梯封闭得好，恐怕同事们就要收尸了。”这并不是我想说的，我想说的是“你到底愿意不愿意，我可愿意了”。但我没那么说。

周小冬转过身来，说：“已经关了四十分钟了，它到底想怎么样呢？我还有个约会呢。”

我也看看表，突然担心妻子会不会四处找我。我突然想到了皮包里的手机，我的手伸进去摸到了那个家伙，但我没有把它拿出来，而是关了机。我庆幸这期间没人打电话，否则，我有一百个条件可以使电梯早些恢复正常。我说我不相信什么“天意”一类的煽情话就是这个理由。我关上了手机，没人能知道刘左副行长被困在电梯里，和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悬挂在四楼五楼之间探讨找情人的大问题。根本不是什么天意，根本就是人意。后来我汇报了这件事，周小冬很愤怒地打了我一下，说：“真是伪君子！你们这些当官的都是满肚子男盗女娼。”我说你真的没想到？小冬说：“我只是奇怪你怎么会没带手机。不过我并不希望你的手机装在皮包里。”

这就是九十年代女性的可爱之处，她们不装蒜，怎么想就怎么说就怎么干。这并不表明九十年代的女性更诚实，这些人撒谎的本领惊人。周小冬当着我的面给她的男朋友打电话：“我今天有会，得晚些，你自己吃饭吧。多吃点，吃好

点，别糊弄，拜拜。”我不知道怎样去面对周小冬的诚实和撒谎，大概矛盾就是美，毕竟她是因为我才撒谎的。我是说只要这个人爱你是真的，她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，撒点谎又有什么狗屎大不了的，相反，挺刺激。

我索性坐在地毯上，“你也坐下吧。”

周小冬说她就是在我坐在地上的瞬间喜欢上我的。“你的样子像个孩子，很傻很淘气。”周小冬犹豫了一下就坐在我的对面。我说：“别靠门坐着，万一开了门，你有可能掉下的。”

周小冬慌忙跳起，她蹿到我身边一屁股坐下，说：“你不是吓唬我吧？”

“不是。前几天文化局的一个朋友，他的儿子刚刚考上研究生。这小子和同学出去玩，电梯开门他就走出去。那电梯还没有到站就停了。这孩子一步迈出就从九楼直摔下去，人都分家了。”

周小冬很明显地哆嗦了一下，她朝我这边挤了挤，“别说了，太吓人了。”

我不打算跟莫尼卡·莱温斯基学习，如果愿意，有关性的事由周小冬去写好了。我的这段故事到此为止，我只能告诉你那天晚上我们没干太出格的事，我说的没出格，当然是指周小冬没有怀孕了。我能猜着你的想法，你会想没怀孕只能证明精子和卵子没结合，不能说明刘左没射精；还有没怀孕也不能表示刘左和周小冬没发生性关系；还有在电梯里发生性关系肯定很特别；还有第二天或者其他时候同事们撞见我们会怎么样……我猜得出，但就是不告诉你。你索性不再听我的故事也罢，反正我不会马上就告诉你。这是我做事的原则：能一分钟以后说决不一分钟之前说，我愿意看见别人抓耳挠腮的样子；还有，多保守一分钟的秘密，就多出一分

钟的享受。也许你是情场老手，你当然会认定我故弄玄虚，这完全可能。我只是想跟您强调一点，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的世界，你永远不可能知道另外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风景，除非那个世界愿意敞开胸怀接纳你。没错吧？

关于电梯里的事，你先按照自己的习惯去想，我说点别的。

现在说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二日的傍晚。外面下了雪，很大的雪。我喜欢下雪。每当有雪落下，我就忍不住蠢蠢欲动，我想到外面走一走，顶着雪走一走。南方人肯定很难体会到顶风冒雪的味道，而大部分北方人却不喜欢下雪。我觉得自己无论怎样都脱不掉农民的干系，每年冬天下雪都会使我联想到五谷丰登家家有余。下雪天我听不得司机骂雪，我会告诉他：“农村可喜欢得很呢。冬雪就像棉被一样把土地盖住，开了春地下面就湿乎，种下种子就用不着浇水了。”这天傍晚的雪非常大，有些铺天盖地的架势。一九九八年冬天连着下了两场大雪，但一点都没能留住。老天爷也讲究一点平衡，就在春天开始的时候狠下几回。从银行的楼窗看出去，街道很快就白了，这时候的行人和车辆仿佛都屏息而动，听不见一丝声响。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时候，混在人群里，漫无目的，一边走一边让雪落在身上头上。还有湿润的风吹着你，真像是在一个童话世界里呢。

看了一会儿雪，接着听见门开了。大老板探进头来说：“刘左，你还不走啊？我可得回去了。”

我说：“我等一会儿。让司机慢点开车。”

大老板其实就是行长。我们习惯叫他大老板，他也喜欢听。大老板是山东人，脾气很倔但为人很仗义，但近两年有点变化，我们几个副手都感觉到了大老板的变化：大老板变